

《牡丹亭》如何投射八角亭的“迷雾”

——谈电视剧《八角亭迷雾》中的昆曲元素

麦淑贤

观点提要

《八角亭迷雾》虽然是一部悬疑剧，但是创作方在剧中融入昆曲元素，强化了江南小城的独特气质，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叙事细节，推动了剧情发展，展现了人物内心，从而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方式传播了昆曲文化，也在无形中呼应了今年恰逢昆曲入选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周年。

最近，悬疑剧《八角亭迷雾》引发关注和热议，口碑两极分化。该剧虽因逻辑经不起推敲而频挨“板砖”，却又因其中饶有意味的昆曲元素而展现出别样的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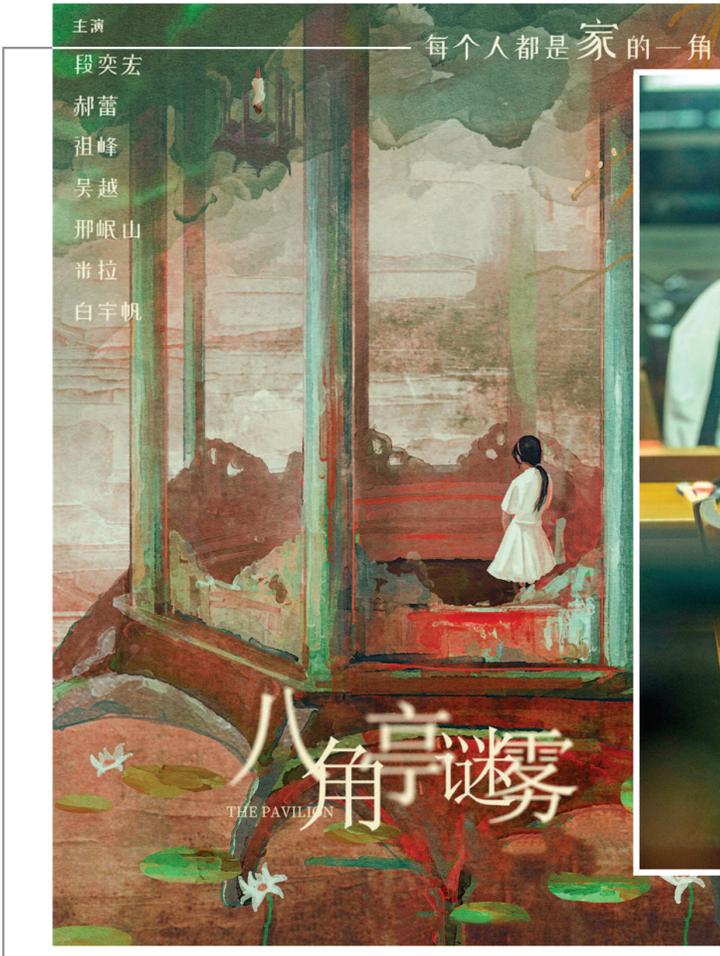
《八角亭迷雾》设定的故事发生地是江南小城绍武，镜头里有连绵不断的梅雨天，小桥流水乌篷船，沿河而建的老街，半开的木雕花窗。水汽氤氲，既呈现视觉符号化的江南形象，又呼应凶案带来的“迷雾”，更是营造一种压抑难解的情绪，投射剧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创作方在剧中融入昆曲元素，强化江南小城的独特气质，但更重要的是借此丰富叙事细节，推动剧情发展，展现人物内心。

推动剧情发展

去年热播的电视剧《装台》也反映了秦腔剧团的生存状况，并将《人面桃花》的排演串联其中。但综观该剧，戏曲元素主要是作为“装台人”群体生活的故事背景。而在《八角亭迷雾》中，昆曲元素对于故事讲述的作用则更为突出，有时是埋下伏笔的“草灰蛇线”，有时是直接推动剧情发展。

比如，第五集中丁周夫妇邀请绍武市宣传部长到昆剧团，并陪同观看《牡丹亭·冥判》片段。这一情节初看并无特别，但联系上下便知大有深意。《冥判》是讲杜丽娘因情而死，在阴间遇到判官，判官告知其阳数未尽，并赠送还魂香以等待柳梦梅出现。剧里画面中的杜丽娘已化作鬼魂，头挂长黑纱，佩戴一组红色水钻头面。这种看似无意的安排，其实是在渲染气氛，也为下面线索的铺垫前奏，因为接下来便出现了扫墓的情节。玄珍忌日，玄梁因愧疚而做噩梦，于是到墓前祭拜，发现穿雨衣的神秘人留下的鲜花。扫墓的神秘人是谁呢？第六集又提供了一个线索，刑警刘新力在玄珍墓地附近捡到一枚胸针。直到第八集，答案才被揭晓。周亚梅给演员分发头，当她看到红色水钻头面，突然想起来什么，便急忙回家中，又去墓地寻找。原来那个神秘人便是周亚梅，她要找的就是胸针！这又不免引起观众好奇，周亚梅是不是凶手？

又如，第十一集中玄念致答谢协助刑警队长袁飞确认凶手。那天下着雨，玄念穿上杜丽娘的戏服假扮玄珍，警察为诱引丁槐烈进去防空洞，播放《离魂》一折中《集贤宾》一曲。此处用得颇妙。在《离魂》中，杜丽娘逝于中秋雨夜，死前仍在眷恋梦中情人，哀怨是否有神鬼拨弄致使两人无缘再见，于是她唱道：“甚西风吹梦无踪，人去难逢，须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别是一般疼痛。”而在此剧中，对丁槐烈而言，在精神疾病的状态下，他认为玄珍是另外一个自己，玄珍也是“人去难逢”，消失了十九年又重新出现却不能接近，“心坎别是一般疼痛”；对玄念致来说，她现在是玄珍的“灵魂替身”，她急切想知道小姑命案背后“神挑鬼弄”的是何人。正如大家所预料，看到身穿戏服的玄珍，丁槐烈如同见到当年的



在昆曲元素的作用下，《八角亭迷雾》更像一部“文艺范”的家庭伦理剧。图为《八角亭迷雾》海报（左边）和剧照（上）

玄珍，在其言语刺激之下供认了连杀两人的事实。

展现人物内心

《牡丹亭》作为经典之作，历四百年搬演，已成昆曲代名词。它的经典段落始终贯穿在《八角亭迷雾》中，结合剧情的发展，其文辞能衍生出耐人寻味的意象与联想，更有助于展现人物的内心与情感。

比如亭子的意象，《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梦中幽情发生在牡丹亭畔，而在剧中的八角亭，它是玄珠与玄珍首次相约及别后重逢之所，见证彼此的青春萌动与少年心事；但令人不安的是亭边的荷塘，又是玄珍被周亚梅抛尸之地，笼罩着阴森的迷雾。情感、欲望、罪恶在此交织。

比如《惊梦》中的欲望表达，它是以梦境的方式，肯定女性正常的情欲，以此对

抗封建理学对身心的禁锢。但在剧中，则借用部分曲辞来暗示不当的欲望。丁周夫妇第一次见到玄珍和念致时，学生都在排练《惊梦》，唱“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和“湖山畔，湖山畔，云蒸霞蔚，雕栏外，雕栏外，红翻翠翠”（注：此处唱词与原著不同，所记为剧中演绎的版本）。十九年前，当得知玄珠在学昆曲，玄珍也马上表示要学，但其实心怀叵测，想借此获得纪光的好感，并征服团长丁槐烈。在其引诱下，丁槐烈对她产生了异样情愫，从而导致周亚梅极其愤恨，甚至扬言要杀死玄珠。但当时周亚梅并不知道丈夫其实是“性别认知障碍”患者，而丁槐烈对玄珍并非男女之情，而是将她看成自我理想的化身。十九年后，丁槐烈在恍惚之下以为玄珍就是玄珍，于是勾起昔日回忆，偷偷跟踪她，想要接近她。

而更为突出的是以下两个桥段：第十集中，周亚梅自知病人膏肓，回忆自己与丈夫、玄珍之间的往事，独自在天台唱名段《皂罗袍》。《皂罗袍》讲述杜丽娘首次踏足自家后花园，内心被满园

春色而激发，虽欣喜但转瞬即逝，继而感叹自怜的满怀伤感，于是她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这首唤起杜丽娘生命觉醒的曲子，生于昆曲世家的周亚梅肯定唱过无数次，但此时已成哀叹绝唱，心中有无限的悲凉。她的青春与艺术也曾“姹紫嫣红”，原以为拥有了志同道合的爱情，而事实上，她的隐忍与愚痴导致她被恐惧与疾病折磨，她的付出与深情全被所爱之人亲手毁灭，一切的一切“都付与断井颓垣”。

第十一集中，因主演遭遇车祸，丁槐烈临时救场饰演杜丽娘，剧中主要呈现了《惊梦》中的《山桃红》与《寻梦》中的《江儿水》，坐在观众席中的周亚梅看得泪流满面。此处情节其实有弦外之音。周亚梅仿佛想起了自己与丁槐烈的相遇相爱，这一刻她似乎真正读懂了丈夫，冷漠无情的家庭使他心灵扭曲、精神患病，只有在扮演女性时才获得片刻的喘息和自由。丁槐烈唱“偶然间，心已缱，在梅村边，（似这等花

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本是说杜丽娘偷到后花园寻找梦中人，最终发现杳无人迹，悲叹不能自主命运，萌生死后葬于梅树下之念想。其实，丁槐烈何尝不是一直在寻找？他成长于暴力与侮辱中，离家出走想要寻找心灵的自由和自我的认同。为生存他伪装自己，却在废弃的防空洞中营造释放自我的空间，如同杜家的后花园；病态的他以为玄珍就是他寻找的灵魂与自我，如同杜丽娘在梦中获得精神自由，于是将玄珍绑架到防空洞内，在防空洞中，他被玄珍一句大喊彻底击垮了，于是将玄珍杀死，也将自己推向毁灭的深渊。

在昆曲元素的作用下，《八角亭迷雾》更像一部“文艺范”的家庭伦理剧，虽有不少遗憾，但到底让更多年轻观众看见昆曲、触摸昆曲。今年恰逢苏州昆剧传习所建立100周年以及昆曲入选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周年，此剧传播昆曲文化的方式不同于以往，但我坚信他们的初衷是希望中华戏曲百花园中的幽兰香远益清。

“第三只眼”看文学

瞧，那些“刹那”间迸出的诗句

——看何向阳的《刹那》

潘凯雄

在公众心目中，何向阳给人留下的印象我想多半应该是一位文静内向的女子，这不奇怪。大约30年前左右，我去郑州参加当时文艺理论界风云人物鲁枢元先生操办的一个啥会，其间，枢元兄让他的在读弟子向阳来看我。我原以为，跟着枢元读研，且又是当时河南文坛著名作家“二丁”（何南丁与于黑丁）之一的何南丁之女，大约会很活跃的。孰不知相对落座后，交流竟是十分艰涩，向阳几乎不主动说话，我只好东一句西一句地找话说，而她的回答却又是简洁得不能再简洁，这着实令我颇有一些意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不时在各种报刊上读到她长短不一的论文，或纵论文坛某种现象、或单篇点评某部新作，角度各异、语言讲究，时有新见。由此想起我俩那惟一的一次艰涩交流更认定了这是一位嘴拙笔秀的女子。再见到向阳其人则是好多年后她到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工作了，从副主任到主任一路成长。中国作协的创研部可不同于高校或其他研究机构，平日里多数时间只需自己埋头于课题笔耕便是；而这个创研部固然也有自己的研究课题，但同时又是作协的一个职能部门，包括不时要给上级领导机关及作协相关部门提供一些综合性的文坛信息、组织若干文学评奖、主持重点文学项目的评审与研讨等，而这些场合其工作人员尤其是负责人的“口力劳动”则是少不了。不知向阳过去究竟是在“嘴拙”还是在这个岗位的修炼，反正再见到她时已完全不是那个相对无语而是一

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的职业女性了。绕了这么一圈，无非是想说明：第一，人的可塑性其实极强；第二，一个人尤其是看上去比较内敛的人身上究竟蕴藏着多少潜能确是很难估量，不知道哪个“刹那”间就会给你爆出一个啥惊异。这不，向阳近期在“刹那”间就爆出了一本新创作的诗集《刹那》。说实话，从事文学评论近40年，我写作的诗评不会超过5则，业余毕竟有专攻。但不写诗评不等于完全不读诗，当向阳新出版的这部精美诗集《刹那》呈现在面前时，我确是为之而惊异。当然这也许是自己的孤陋寡闻，但《刹那》确有令人惊异之理由。

“刹那”者，本为佛教中的一个术语，亦可引申为瞬间意，进而又可转化成形容某种爆发的力量。向阳将自己的这部诗集命名为《刹那》的确是一种“实至名归”、十分贴切。首先，创作的冲动源自“刹那”间诗人连续遭遇三桩突发的人生大事：从2016年5月6日到6

月24日的这48天中，母亲遭海葬、自己确诊乳腺癌并做局切、父亲确诊胰腺癌占位早期；其次，108首诗的创作完成于“刹那”间；那“一行行几乎不曾细想”的诗句“是纷至沓来的”；第三，诗作的内容定格于“刹那”间，诗句中呈现出诗人的心境、玄思及意象无论是静还是动，莫不具有强烈的冲击力与爆发力。“刹那”间迸发出的诗章，特点之一就是短。108首诗作中，全篇仅有一行者有7首；占比高达56%的61首诗作只有两行，这其中更有10首两两相连者情绪与意象彼此连贯，合成一首好像也未尝不可，但可能诗人创作的时间是分散的；最长的一首也不过区区7行。每行字数最少的仅有1字，最多者也不过17字，且只有唯一一行如此。如此篇章，以至令我一度产生怀疑：诗就可以这样任性吗？有些一两行的诗篇称其为格言警句也未尝不可。细想下来，在向阳的这个系列中，它们还真就是诗

而非格言警句。就创作主体而言，出现这样的短章短句完全是诗人在一种特别境遇中那种特别的情感与特别哲思的迸发，是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自然流出；从诗世界看，自打上世纪初开始的“诗界革命”以来，“革”的就是格律约束的命，主张的就是“自由”。我们在冰心的《繁星》和惠特曼的《草叶集》中都读到过这种短章短句，而泰戈尔在《飞鸟集》中的三百余首“无题诗”，其中绝大多数也不过只有一两行，或捕捉一道景观、或论述一个事理。因此，仅就“短”而言，这并非向阳的首创与独占；但就其诗中非传统的情感、意象与玄思则又是无可替代的独一份。

向阳本人十分看重自己的这部诗集：“这部以断句面目呈现的诗集之于我个人的价值超出一切文字，这可能也是生命的隐喻”。“一行行几乎不曾细想而是纷至沓来的句

子，如长长隧道的一束束阳光，让我看到的不只是隧道中的暗的现实，更是暗黑隧道外不时闪现的光芒与明媚的召唤”。说实话，如果孤立地、不明就里地看这些个“独白”并不会十分讨喜，一旦知道了她在2016年5—6月间那特别的48天，这些个“独白”就成了读者理解《刹那》的一把密钥。那特别的48天，或许当是向阳生命中迄今为止最为艰难、纠结乃至灰色的一段日子。在这段阴霾弥漫的时光中，诗人的思维与脑海中各种追问、情景与想象的闪烁、跳跃乃至停滞都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刹那”般的短句短章由此应运而生。“群山如黛/暮色苍茫”“暮色渐暗/夜已露出它狰狞的面容”……这样的诗句指代的是彼时的一种心境；“一心不乱”“请握住我的手/还有臂膀/再请握住我的乳房/请问它是否像今夜皎洁的月亮”……又

是彼时另一种心境的写照；“你相信神迹/神迹即会发生”“你若信神/神必会为你降临”“一条路的尽头/另一条路缓缓地开端”……这同样还是诗人心境的写真。虽同为诗人“刹那”间心境的写照，既见出置身于那种特定、非常境遇中诗人内心的各种挣扎与纠结，但整体又呈现出一种向稳、向上和向光的轨迹。而再往后，“不妨邀请死神偶尔来喝喝下午茶/席间再乐此不疲地与之讨价还价”“原谅我不能身随你去/只把这一行行文字/深入海底/陪你长眠”……这样的诗句，云雾、阴霾渐渐散去，拨云见日，诗人与死神开始了轻松的调侃与对话。这就是生命之诗，当然不限于上述所引之诗句。这样的诗句在向阳的第一部诗集中完全不见踪迹，它只能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刹那”间，那就是当自己与至亲的生命受到威胁、病痛、别离的距离被拉近之时才会于“刹那”间迸发喷涌而出，那些平时觉察、体会不到的存在、情感与感觉在自己与死亡距离可能拉近的那一刻自然地得以被触动、被发现直至不吐不快，这就有了《刹那》的诞生与成长。极短的诗句中虽透着揪心之痛，但诗人却并非一味沉溺于此，而是将其视为整个生命或命运难以逾越的一种命运来直面，进而坦然勇敢地迈过去走出来，从而抵达人生的一种升华。说实话，视《刹那》为一部诗集、一个文本，要对向阳表达钦佩之意；但作为朋友，我更衷心期望在这本《刹那》之后，更多地读到她的恒久与绵长！